

一枚月饼的前世今生

——浅评小说《燕食记》

□李莎

“熬莲蓉如熬人生”，长篇小说《燕食记》是作家葛亮历经六年，熬出来的“家国三部曲”系列小说中的最后一部。书中一段段情感和美食、粤剧、广彩等非遗交织在一起，丝丝分明；一样样小鲜颠簸在大中国的命运里，有序铺陈。把一部百年的岭南梦华录，雕刻在一块月饼上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它是意境美的月饼。葛亮的祖父是美术家葛康俞，太舅公是陈独秀，渊源的家学，使他内心住着一个“老灵魂”，像丹青高手一样勾勒，铺陈，留白。

容师傅回忆五举炒莲蓉：“那时他身量小，一口大锅，像是小艇，锅铲像是船桨。他就划啊划啊。那莲蓉渐渐地，就滑了，黏了，稠了。”容师傅教他边炒莲蓉，边唱着一首儿歌。这段描写令人联想到白居易《池上》：“小娃撑小艇，偷采白莲回，不解藏踪迹，浮萍一道开。”不仅令读者代入到容师傅爱怜、惜才的眼光，又展示了口传身授的传承，大音希声，令人动容。这炒莲蓉，做月饼的场景在书中多次出现，层层递进，熬莲蓉熬出一代代厨人不同的人生。

它是滋味美的月饼。同钦楼飘摇百年而不倒，靠的是容师傅和师祖们打莲蓉的本事，鼎盛时代，一饼难求。书中，除了贯穿全书的月饼，还有那一道道岭南美食。无论是月傅独创的“熔金煮玉”“待鹤鸣”，还是太史第家宴上的“五蛇羹”。从师徒共创的“鸳鸯月饼”，到粤沪混血的“水晶生煎”，写尽岭南与江南，传统与现代的味觉交融。这些由文字高度还原的美食，有让人过目垂涎，后劲十足的本事。

它是音韵美的月饼。小说粤韵悠长，令读者快速入乡随俗。尤其是小说中的对白，采用半粤语、半汉语的写法，有时作者留下注释，有时需读者联系上下文猜。语言呈现出了音乐美，读起来像在听粤剧。

对食物的形容常常以动代静：“弹紧”“跳落嚟”“唰一声”精准，流畅，还带着粤味音效，让人宛若置身香港茶楼。它是浩然壮美的月饼。小说始于小鲜，却不止于小鲜。上阙以广东近代革命为底色，从黄花岗起义、淞沪抗战等历史事件写到抗日战争，挥洒了一派浩然壮美之气。书中没有全景式的大叙述，而是通过叶七、韩式江、司徒家族等人影绰绰的背影，

月满诗笺寄乡愁

□魏世通

当宛如以飞花令为引，将千年诗韵凝于《月是故乡明》的纸页间，那些被月光浸润的诗句便如故园的萤火，在游子心尖明灭。这部以“月”为轴的诗词集，不仅串起唐宋至今的乡愁记忆，更让“月是故乡明”的喟叹穿越时空，化作今人共情的文化基因。

该书作为“飞花令里读诗词”系列的经典之作，以“月、是、故、乡”等高频字为脉络，精心遴选自《诗经》至明清的百余首经典诗词，每一首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，在中华文化的夜空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。书中配以百余幅插图与文化典故延伸，如寒山寺实景图、唐代飞花令规则等，将诗词意境与中秋赏月、拜月等传统习俗交织，构建出一幅跨越千年的文化长卷。读者既能感受到古人望月思乡的孤寂，也能体会到中秋团圆时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温情，更能在诗词与现实的对话中，寻回属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。

翻开此书，仿佛置身于一场穿越时空的中秋雅集。宛如以“月”为引，将散落诗海中的文化碎片聚合成璀璨的光束。当读到张九龄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”时，我仿佛看到古人于中秋之夜，在庭院中摆上瓜果月饼，仰头望月的场景。那轮明月，不仅是自然的天体，更是文化的符号，承载着中华民族对团圆、对故土的永恒渴望。书中对中秋习俗的解析尤为精妙，如宋代“拜月”仪式中，女子对月祈求美貌与姻缘，男子则祈愿科举顺遂，这些细节让中秋从单纯的节日升华为文化传承的载体。宛如的文字如月光般温柔，却有着穿透历史的力量，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，

草蛇灰线一般绘制出一幅民族救亡图。

月饼中“盐”的设置很妙。“吾之蜜糖，彼之砒霜”。盐，不仅是点拨徒弟的秘方，亦是为国杀敌的暗器。一个厨人把谋生的手艺当作武器，既符合逻辑，又令人拍案，师父不仅传授了做月饼的手艺，还传承了智勇双全的家国大义。

它是生生不息的月饼。下阙以香港经济腾飞为背景，表达了作者的“非遗观”。这枚月饼从叶七的莲蓉枣泥月饼，到容始生的三蓉月饼，最后容始生和陈五举合创鸳鸯月饼；由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到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；从一脉单传，到向大众公开秘方。这个过程，也是旧传统与新时代磨合的过程。

徒弟五举背叛师门，容师傅由愤怒到逐渐放下，最终师徒在比赛中，共炒莲蓉，再续前缘。作者表达了非遗并非等待拯救的挽歌，而是在一代代传承人的手中成长的，可以和每一个时代对话的，不是旧的遗产，而是活的传统。

《燕食记》通过月饼这个小“切口”，为读者呈现了旧传统在新时代中的自我更新，在代代传承人生生不息的坚守下，味与道，旧与新渐渐融合，绵延不断。

这枚月饼不仅是一部百年粤港风云史，还是中国人心中叫作“团圆”的精神图腾。它见证过广州得月阁的风流雅致，也经历过香港同钦楼的荣辱兴衰，历经了战火的淬炼，新时代的变迁。它生生不息，是因为它对“圆满”的向往从未改变。所有的缺憾都会在月圆之夜圆满，所有的别离都会在八月十五团圆，山河无恙，国富民安。



重新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温度。

中秋，向来是游子抒发乡愁的绝佳时刻，而书中的诗词恰似一封封寄往故乡的信笺。王维“归燕识故巢”的诗句，让我想起每次中秋回家，推开老宅木门的瞬间，那熟悉的陈设与气息，瞬间将我拉回童年；纳兰性德“故园今夜思千里”则如一声叹息，道尽了异乡人月下独酌的孤独。宛如的解读尤为动人，她指出古人常以“月”为媒介传递乡愁，如苏轼《水调歌头》中“明月几时有”的叩问，既是对自然规律的哲思，亦是对人间团聚的渴望。这种情感跨越千年依然共鸣，让我意识到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对故土的眷恋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色。

阅读此书，最深刻的感悟在于它构建了一场古今对话。宛如以现代视角重构传统，将诗词中的“月”与当代人的生活经验相连。唐代文人行“飞花令”时的雅趣，与今日朋友聚会时玩诗词接龙的场景何其相似；而书中对“月宫”“桂花”等意象的解析，则让我联想到中秋吃月饼时，父母讲述的嫦娥奔月故事。这种对话不仅让古籍中的文字焕发新生，更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身份。当读到“月是故乡明”时，我忽然明白，我们今日对“根”的追寻，实则是千年文化基因的延续。

《飞花令里读诗词·月是故乡明》如同一轮永不坠落的明月，将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碎片聚合成璀璨的光束。它以中秋为镜，映照出中华民族对团圆、对故土的深情，更以诗词为桥，连接起古今的心灵。宛如的文字让我们懂得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那轮高悬的明月始终是文化传承的见证，而我们对故乡的眷恋，终将化作血脉中永不褪色的印记。

茶话品书

古诗词里的秋月痕



□邱立新

“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”古往今来，秋月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缱绻诗行，它不似春月那般娇媚，也没有夏月那般温腻，亦不如冬月凛冽，它像一潭刚刚凝固的池水，清得澄澈，静得心颤，当它将银辉轻落人间，那沉淀在古诗词中的月色，便激荡起了人们穿越时光的夜空独白。

“稚子渐长知佳夕，笑指冰轮说桂香。”宋代诗人陆游的这句诗，用孩童眼光辨识月亮，“桂香”，道出了嫦娥奔月，吴刚伐桂的美好传说。“月中有桂，高五丈，下有一人常斫之。”唐代诗人段成式的《酉阳杂俎》中的这句话，说的就是吴刚伐桂的传说。桂树被砍的时候，桂枝震颤轻摇，抖落花香，把香气渗进月光洒向人间，给人间带来幸福美好，于是就有了中秋“桂子飘香”的说法。

中秋之夜，秋月像一轮打磨的明镜，澄澈透明，藏着星辰的耳语，勾着相思的衣角。“今夜月明人尽望，不知秋思落谁家。”王建的这句诗用环境描写渲染气氛，赋予了秋月美好的生命力，一个“落”字道尽了时空万里的思乡之情。

而苏轼在《水调歌头》中，用“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的句子，通过写人间有离合悲欢，月色有阴晴变化，阐释了人生不一定完美，做人要有豁达胸襟这一人生哲理。“婵娟”指月亮，意思是人间的离别是难免的，只要亲人健在，纵使远隔千里，也还可以通过普照世间的明月，把天涯离人联系起来，把彼此的心连在一起。“但愿人长久”是突破时间的局限，“千里共婵娟”是要打破空间的阻隔。这句词不限于词人对弟弟的怀念之情，更含着对一切饱经离别之苦的天下离人的美好祝愿。

当然，月光流经的每一寸经纬，都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笺。在中华古诗词里，许多展现中华大地多元风貌写月的诗词，一直广为流传。李白的“下飞天镜，云生结海楼”里，写明月倒映在流速缓慢的长江水中，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面明镜，于自然美景中，融进了诗人对美好事物的赞美之情；李益在“碛里征人三十万，一时回首月中看”中，描写了苍茫古战场上戍边将士举头望月的思乡之情，撼人心魄；杜甫在“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”中用借代手法，以“灯烛光”借月光，生动描绘了战乱之时老友重逢的喜悦；张若虚的“此时相望不相闻，愿逐月华流照君”则通过神奇想象，寄托对普世安宁的祈愿和祝福。这些风格迥异的语言，更让我们辩证地体悟到了“天涯共此月”的丰富内涵。

“素月分辉，明河共影。”千百年来，古诗词像时光锦绣，将古人对月的美好感受永恒封存。中秋夜，当你举头望月之时，愿千年古诗词里的秋月痕，与你共享一地清辉。

